江漢集 十五

傳

# 江漢集卷之三十目錄

傳

江漢集卷之三十

傳

明陪臣傳四

魯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言上盡其禮則下盡其忠也然自古尊貴之臣上之所禮而不能盡其忠者有矣卑賤之臣上之所不禮而能盡其忠者亦有矣豈於尊貴無忠臣而於卑賤有忠臣歟抑位己足者難爲勇名未立者易爲忠歟抑下之忠與不忠在於其人而不在於上之禮不禮歟余讀明史見毅宗皇帝封

吳三桂爲平西伯左良玉爲寧南伯唐通爲定西伯劉澤清爲東平伯下詔勤王而無一人入衛者未嘗不悲憤泣下也夫爵之以伯其禮甚厚而四人不肯進兵救 天子京師已陷而晏然不爲之慼何其不忠也 明興以來屬國之士不得仕於 天子之國奉使來覲 天子召見皇極殿其禮甚薄然屬國疏遠之士視 天子如其父母恐不得自盡其節非天性之篤於忠者豈如是乎余於崇禎得歸義之臣二人焉曰崔孝一林慶業始淸人陷東江也孝一從戰而不殺 明卒一人棄妻子西入中國慨然欲忠於

皇朝及 帝崩走死 殯側慶業與淸襲東江又犯錦州而其志常欲脫身歸 天子淸人遣使執慶業慶業道亡遂浮海抵海豐縣 毅宗奇之下璽書授副揔兵京師陷慶業繫獄卒不屈夫二人以屬國之將非 明天子所禮者而自忠於 中朝故君子舍其失身之罪而取其終也

崔孝一字元讓朝鮮義州人也伯父曰䕫從都督麻貴擊倭奴攝南原守孝一爲人多智喜任俠萬曆中以武出身事廢王爲刑曹佐郎遷至訓鍊院判官與金應河俱知名姜弘立從戰深河辟應河爲左營將

孝一爲裨將應河行孝一以母喪不行天啓七年清
騎大入義州孝一帥州之壯士張應林戰統軍亭下
遂挫清鋒應林死孝一手劒登府西譙樓擊殺清兵
數十人清將皆畏之從樓下望見孝一狀貌甚偉令
其騎生得孝一致麾下孝一佯降陰使人約左都督
毛文龍連內外夾攻清營文龍乃遣游擊周文煥將
三萬卒與清將交鋒遂大戰黙同島中會清人斥候
得文煥卒降者具知孝一連兵狀大疑之孝一乃亡
入龍骨山是時龍川鄭鳳壽屯山上孝一說鳳壽曰
孝一父在清營知清諸將易禽耳使孝一將卒三百

襲清營足以破矣鳳壽持重不許孝一遂去直夜半
馳入清營即帳中斬十數人遂南馳入靑梁山復收
壯士爲三隊以保塞上崇禎九年淸騎復入義州州
尹林慶業屯白馬山孝一謂慶業曰以將軍之勇閉
壁距險不能出一卒與淸人戰即諸將何勸小人願
爲將軍却淸人慶業壯而許之孝一遂帥輕騎與淸
人戰鴨綠水上大破之禽其將要虎得輜重數百而
還十年林慶業入東江令孝一別襲水寨孝一乘船
擊桴鼓大呼徐進寨中主將沈之祥聞桴鼓聲乃大
驚急引船走與孝一船中流而遇孝一從船上揖曰

清人且至公趣行之祥亦揖而去孝一至寨清兵已入寨中戰孝一佯爲清兵援實援 明兵然清兵猶以孝一爲援已而不之疑也是時清人逼 京師大學士孫承宗死之中國日削 明室將亡孝一乃得力士車禮亮謀破清人以報 天子之恩孝一曰吾欲浮海入中國說 明諸將攻瀋陽瀋陽見攻則清人必求救於吾國吾國出師則足下詐爲軍士屬行間從入清營乘其隙出其不意破清人然後孝一因而屠之八旂諸族可平也禮亮曰此吾之志也乃以家財佐孝一具舟與糧時黃一皓爲義州尹林慶業

以節度使鎮安州一皓嘗召孝一論天下事孝一具言所與禮亮謀者一皓大悅厚遺孝一送登州孝一將行恐見疑於國中乃之安州謂慶業曰小人將入中國勸諸公東入瀋陽又得力士送清營從中發難則可以報 帝恩然小人一朝浮海而西國人必疑之願得罪於將軍因而亡去以絶人之疑慶業許之乃以事罪孝一杖于軍中廢爲小卒監烽火於是孝一言於衆曰林將軍辱我至此何面目復還鄉里見父老爲寧乘舟浮于大海從田横客耳十二年秋八月孝一遂行至登州說陳洪範洪範不用乃去之寧

遼說吳三桂三桂頗有復遼意乃固留孝一爲謀士淸人入錦州孝一迎戰松山下淸人圍之孝一直夜潰淸圍西馳遁去行收兵與三桂會遂還寧遠自孝一入登州後二年事發覺一皓禮亮皆坐死故孝一之謀卒不行十七年春三月李自成入大同 天子詔三桂入衛三桂至豐潤聞 京師已陷止山海關不行迎淸兵入夏四月淸引兵遂入關三桂降五月淸乘勝遂據 京師受朝賀於武英殿令天下薙髮孝一至 京師獨不朝賀不薙髮侍 先帝殯晝夜臨十日不食死于 先帝之旁三桂爲收而葬之後

三十年三桂始典兵　明室幾復而孝一已歿矣然
三桂自稱皇帝國號曰周三桂歿子世璠立旣而敗
爲清所滅　肅廟時贈孝一戶曹參判　御書告身
曰歸正　天朝義烈卓異

林慶業字英伯朝鮮平澤人也後徙忠州五世祖命
山判吏曹慶業幼能帥羣兒爲戰陣羣兒慴伏受其
約束不敢違慶業旣長學兵法好奇計家貧無田里
中人爲假其田而使耕之慶業臨耕詐遇病謝里中
人曰公憐我而假之田今我遇病不能耕請歸公之
田里中人愈益憐之爲合耦代慶業耕慶業瞑目卧

壟上陰誦兵法日入不起里中人耕已熟視曰果病也一夕慶業喟然歎曰吾受天地之氣不爲禽獸而爲人不爲婦人而爲男子安能局促老此邦也乃以武出身由樂安守爲劒山防禦使守西邊清三百人詐降東江　明總兵官劉興治欲與降者走建州慶業登高望東江有兵氣趣修獄垣曰未踰三日當有囚者城中人莫能測也已而興治爲其麾下沈世魁所斬於是清三百人奔慶業慶業因之人以爲神宣川府使李浚欲因而誅之慶業曰不可虜人必索之公且少俟不十日瀋陽遣將率數萬騎薄城下慶業

出其所囚三百人以與之清人大悅崇禎六年孔有
德耿仲明以登州叛陷商河齊東德平青城掠其人
衆亡入海使曹紹宗劉承祖奉表降瀋陽杜度濟爾
哈朗阿濟格迎于鎭江　明兵追至威化南　王遣
慶業夾攻之慶業率師與仲明戰于牛家庄大破之
事聞　天子下璽書奬　王之忠特授慶業總兵官
又賜金花揷其首慶業由此知名　中朝九年慶業
擢爲義州尹十二月淸入義州慶業閉壁分將士以
張疑兵淸以爲世虒慶業合兵而守卽不犯直渡薩
水趨　王京圍南漢城觀察使洪命耈節度使柳琳

引兵入衛慶業欲約世魁出輕騎乘清空虛襲瀋陽焚其巢穴柳琳素忌慶業名又恐有功固止之令不得發明年南漢破琳遁去命者奇戰歿三月清遣孔有德入東江脅柳琳爲先鋒將慶業爲副至蛇浦慶業使人謂有德曰天下之珍寶貨財皆聚於東江慶業既得爲先鋒若城陷則所獲貨財珍寶皆慶業之所宜有也願立明信毋使滿洲兵爭財爲也乃令軍中歌舞之於是清人皆大怨環有德叩頭言曰使朝鮮兵爲先鋒滿洲之耻也有德乃更令馬夫達爲先鋒慶業佯爭曰既使慶業爲先鋒而又改之何也清人

固請然後乃止日入夫達率銃卒三百人前攻東江沈世魁迎擊破之會天大霧夫達引小舟登蛇浦之背乃陸行踰崖而西始水行直抵東江夜過半從寨北入慶業豫令金勵器登高麾旗告世魁而世魁前距海口卒不之省遂被執東江旣陷淸人賜慶業爵八級男女百二十有五口慶業爲人勇敢有氣義雖失身於淸人然其心未嘗不爲　明也世魁副將呂壁亡至義州慶業厚遇而資送之壁感其義慶業在義州時淸使人竊慶業所佩一矢慶業乃募善盜者入淸帳中竊其所着紅帽而藏之後淸人至義州以

矢投慶業曰還公矢慶業於是出紅帽投清人曰還爾紅帽清人大慙十一年　王拜慶業爲平安節度使鎭安州先時　王求義士之可以使中國者會左都督洪承疇使浮屠獨步如瀋陽獨步還至鴨綠水爲慶業所得　王聞之乃使慶業裝送獨步潛入山東十三年清又脅慶業爲舟師上將李浣爲副入錦州至旅順口清諸將皆欲趣戰問慶業等幾日當至大凌河慶業等對曰船行在風因留遲以利　明兵至石頭陰縱三船給清人曰風漂失之其後三船至登州持清陰謀告都督洪承疇軍具言慶業等雖在

清營終不忍倍　明天子承疇由是知其義慶業等至北汛口遇　明兵佯與之戰誡礮者不鉛而發曰洪都督軍也礮毋中承疇亦誡其射者不滿而發曰林總兵軍也射毋中以故兩軍無一人死傷者慶業又使二卒佯沈海從水中行抵　明軍告清兵謀明日二卒歸自　明軍　皇帝詔曰昔平秀吉屠朝鮮也　先帝暴露天下之師以禦之令寇賊陵轢中國中國日削朝鮮豈忍忘　先帝之德而不救中國邪若等如縛寇賊來則朕當分天下封萬戶侯慶業等恐事泄立焚其　詔以滅迹而副其書竊藏之已而

淸使人大索軍中　詔不得至盖州承疇方保大海口樓船微見其帆慶業令士豫發礟麾　明兵去淸人怒曰襲　明兵取之易耳今反如此何也慶業等强謝迺解初淸人心忌慶業欲殺之乃使相者視慶業慶業以脯納靴中相者望見其身曰如短一寸眞名將也由是得免是時淸人欲深入慶業等皆不肯進令舟工日沈數船所沈者凡六十四船乃破噐械棄糧食示不可行淸人問若等在行數留遲又遇南船不肯擊軍食兵械皆棄諾爾中是何意也諾爾猶言海建州人語也慶業仰天僞爲誓淸人信之後十

餘日令慶業等入登萊慶業等曰六月浮海死傷甚衆今舟楫已壞糧食且絕勢不可復涉大海進亦死不進亦死請死於此清人心知慶業不肯攻承疇又恐慶業入山東陰與　大明內外合謀爲瀋陽患因歸之慶業等謝曰歸國幸甚然舟楫破無以水行清人曰不能水行即陸行慶業等乃從遼陽北窺瀋陽而歸　王召見慰諭初二卒之歸自　明軍也慶業喟然而歎曰慶業平生之志今可見矣欲脫身歸中國浣曰子志善矣然奈禍及　王家何於是乃止然慶業入　明之計自此決十四年　明遣獨步報

王書慶業乃謀於朝復遣獨步如 京師十五年清圍錦州洪承疇以其軍降其麾下有倪甲者告慶業在石城時遣三船事又朝鮮定州賈人高忠元繫瀋陽獄告慶業遣僧入 明清人大怒發使者執慶業慶業歎曰大丈夫徒死北庭無益也至金郊驛即道亡入天寶山變姓名削髮爲僧妻李氏械繫瀋陽郎恚曰吾夫爲 大明忠臣吾獨不爲忠臣妻乎遂引刀自殺慶業既亡欲入 明乃與船人李武金之漢旁招諸賈人曰穀幾石錢幾兩在延安府西海上有能輸致錦江口則當得五之一二諸賈人皆以爲然

具大船載慶業行旣中流慶業乃出裝中劒謝船上
人曰吾嘗欲爲　明天子逐虜人平遼陽蒙公等之
力得入中國雖死無恨矣船上人大驚拜曰公始令
徃輸錢穀西海上何迺中國也慶業拔劒叱曰違令
者斬船上人恐懼流涕曰如公令慶業縱船直登州
會風不利抵海豐縣縣人以爲淸間者遂繫之獄慶
業曰慶業乃　天子陪臣豈爲虜邪於是乃釋至登
州登州都督與語大奇之爲予精兵使往擊山東土
寇慶業出奇禽其將都督驚服置之帳中問兵事慶
業以爲帥舟師由鴨綠水屠潘陽則虜人無遺族矣

都督曰善十七年　敕授慶業副總兵將以七月伐瀋陽未幾自成陷北京　烈皇帝崩清引兵入山海關都督直夜遁去其中軍馬登紅代領其衆與慶業移屯石城未踰二年　南京陷清招慶業卒不往是時獨步在登紅軍慶業聞　唐王入閩初即位約與獨步奔福州明日登紅執慶業降于清人清人欲剃慶業髮慶業不聽清人乃誘慶業曰始天聰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歸身聖清太宗皇帝皆賜策封爲諸王公如事清當不死富貴不在三人下慶業曰吾誠圖存則守吾國一丘足矣何苦棄父母之國千里

浮海以自投於 明朝哉今 明已破吾豈以富貴變其志邪淸憐其忠乃送慶業北京獄誘脅百端終不屈淸問慶業所欲言慶業曰昔曹孟德釋關羽竟報孟德之恩汝若能送我南朝我當報汝之恩如關公之報孟德焉淸人曰汝不忘南朝可謂忠臣然養虎遺患吾不爲也會朝鮮相沈器遠謀叛事覺辭連慶業 王聞慶業繫北京使使請還之其後一年淸以檻車送慶業報曰慶業潛遣姦細私通別國及領舟師故悞軍機竄投 明朝罪惡多端因平定中原施恩大赦一應罪惡槩行解綱今 王欲得慶業

以靖亂萌理所宜然　王乃命繫慶業獄慶業入
明實不預噐遠叛事而賊臣金自點陰憚慶業乃以
亡命入　明朝爲慶業罪掠殺之慶業時年五十三
慶業將死大呼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慶業及旣死
王爲之慟曰死乎死乎慶業敢任有功甚可惜也因
命史官諭其屍曰予無殺汝之意何遽死邪　肅廟
時追復慶業官爵謚曰忠愍僧獨步初名申歇爲人
閔敏有口辯入妙香山學浮屠削髮爲僧聞沈世魁
鎭東江浮海往游世魁死獨步間走入河南依洪承
疇淸圍　京師承疇帥師入衛使獨步東之瀋陽取

清人要領而歸至鴨綠水上爲朝鮮戍卒所得戍卒致之節度使林慶業慶業致之崔鳴吉先是金堉如京師　天子聞淸圍南漢　詔陳洪範出師救又予金堉卒千人衛之以歸堉旣歸洪範不行南漢破使者不復通中國矣　王毎歲正朔西鄉哭左右皆泣乃求義士之可以使　明者未得也及鳴吉因林慶業得獨步乃遂遣之稪洛于承疇具道爲淸所圍不能城守狀獨步間走承疇軍因致　國書承疇上之天子是歲崇禎十二年也　天子下詔褒其義因賜獨步號曰麗忠十四年獨步歸自　京師　王大喜

賜獨步米五百五十石白金千五百兩人參五十觔復遣之明年承疇降于清言朝鮮使獨步奏 明天子清人疑之會朝鮮賈人高忠元繫瀋陽獄告崔鳴吉遣使入 明如承疇言十二月清人執鳴吉械繫瀋陽三年赦歸獨步入 明從慶業往來登州 明亡慶業與獨步謀趨福州獨步不肯已而慶業繫燕獄獨步亦被執久之又從慶業歸慶業考死獨步坐流蔚山府

江漢集卷之三十

# 江漢集卷之三十一目録

傳

江漢集卷之三十一

傳

明陪臣傳五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蓋伯夷之所以爲淸伊尹之所以爲任柳下惠之所以爲和雖不同道而其心合於仁者未嘗異也故曰或云或不去歸潔其身此之謂也議者或曰　孝廟謀復　明室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列於　王朝士君子固可仕也而文正公金尚憲歸自瀋陽不待　孝廟以國相就於　王朝於義何如余應之曰文天祥爲元所

執至燕山引節不屈而死之使宋不亡而天祥不死來歸則孰謂天祥之義不可仕也謝枋得爲元所執至燕山引節不屈而死之使宋不亡而枋得不死來歸則孰謂枋得之義不可仕也金文正公爲 天子守大節淸人幽之瀋陽獄卒能不屈故 仁廟擧爲國相者爲其能潔其身也方南漢下城之時洪忠正公翼漢尹忠貞公集吳忠烈公達濟則死之鄭文簡公蘊尹文正公煌則去之金文正公幽于瀋陽旣釋歸召爲國相則就之各靖其義而已矣夫 孝廟未踐大位而君子遽仕於朝者非無智也及 孝廟旣

棄羣臣而君子猶仕於朝者非無勇也且金文正公爲　世子擧文敬公金先生爲贊善則以國相就於朝非無義也同時陪臣守大節而仕於朝者凡五人作陪臣傳

## 陪臣傳

金尚憲字叔度朝鮮安東人也少治文辭擧丙科由吏曹佐郎遷至弘文館副提學天啓六年朝　天子是時遼東當路塞爲淸所據使者不通乃西浮海由臨淄北抵　京師禮部尚書李思誠兵部尚書邵輔忠見其文章皆奇之初左都督毛文龍鎭東江讒于天子曰屬國陰結建州貳於　朝廷　肅宗疑之尚

憲謂思誠曰始建州拔遼陽入廣寧飮馬東海而屬國未嘗連和今　天子威武震天下屬國何苦事建州而自貳於　朝廷邪屬國之君事　天子如父母父母有疑子之心子不如死今閤下誠奏　天子明屬國無二心則屬國之臣雖塡溝壑卽無所恨不然請死　北闕下思誠以其言奏　熹宗熹宗大感疑遂釋是時廵撫御史袁崇煥聞淸有喪爲遣使者往弔之淸人遣方吉納請和親明年淸人遣將率數萬騎入安州尚憲謂輔忠曰建州請和示弱以怠寧遠之師悉其精銳日攻安州安州不守則東江必潰東

江潰則其犯 京師也決矣今東兵之交猶未解也雖已解幾何而不復交也誠出奇兵伐瀋陽則不特屬國可存遼陽故塞亦可復也輔忠以爲然立奏
熹宗出登州卒三千人寧遠卒萬四千人會清兵解不果發未幾清人結和親關市輒取中國物尚憲上疏言自古關市之道皆出土物未有致他國之貨以中戎狄者也且 明父母也建州寇讎也取父母之物以與寇讎父母雖慈必不恕也古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有如 天子降責詔則 殿下何以自解於天下乎崇禎二年授承政院都承旨兼弘文

館提學清使者朴仲男來大臣勸 王客遇之尚憲曰夫事不謹於初無以防其終今 殿下客遇仲男適足以長夷狄之嫚也昔宋室南遷凡金人之言不敢少違夫宋室豈無一人懷尊王之心哉直由其初不能爭行之旣久而不知其愧耳今 殿下無兵甲之强無積蓄之富然而保其國者以有禮義也禮義不守則雖有宮室百官其與亡國何以異哉夫仲男夷狄之臣也 殿下與之揖讓而升之上坐待之以賓客之禮是大臣開他日見陵之漸也九年進吏曹判書兼大提學崔鳴吉爲兵曹判書尚憲爲人高潔

剛介被服儒術專爲天下守大義鳴吉爲人短小有機略專以存　社稷爲志雖蒙恥辱事寇讐得罪於天下不顧也尚憲居位五月免鳴吉爲吏曹判書冬十二月淸兵圍南漢　王問尚憲曰予將何恃尚憲對曰天道可恃圍益急鳴吉乃草求和書尚憲哭裂之大罵鳴吉曰先大夫儒者公何忍爲此鳴吉起爲補其書曰裂之者固不可無補之者亦不當有邪尚憲因見　王泣數行下良久曰臣請先死　王止之曰卿何爲若此予非卹一身上爲　宗廟且不忍擧族就滅尚憲對曰臣言迺所以圖存也昔宋二帝爲

金所執囚羈犬幕之中雖恨不死宗廟之下何可及
也今　殿下引義死守則臣民豈無爲　殿下效死
者乎雖不幸　社稷終亡歸見　先王亡愧也　王
不應尚憲既退六日不食遂自縊賓客救之未絕也
清人移書求首謀絕盟之臣尚憲請徃卒不許及清
圍解入鶴駕山不復仕或讓尚憲曰　王出城子位
上卿不從遠遁巖穴又不仕縱自潔獨不念　先王
之澤乎尚憲曰君死社稷則臣從死不然則爭之爭
而不得則去之是義也　先王之澤僕豈敢忘之邪
夫循正理扶君臣之常者所以不負　先王之澤也

今姦臣欺 上以爲忠賣國以爲功僕每思 神宗
皇帝之恩未嘗不拊心彷徨欲一劒斬虜人之頭剖
姦臣之心而不可得也是時李炷爲諫官劾尚憲有
不臣心 王亦疑之遂削奪尚憲官爵數使人微察
其家久然後乃還官爵十三年春林慶業入盖州尚
憲上疏曰自古無不亡之人亦無不亡之國亡可
忍求和不可爲也今議者曰彼勢方强違之必有患
臣以爲名義甚大順之必有祐與其求和而終不免
曷若守正而竢命於天乎夫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
則根本固以此守國未有不獲其祐者也今 國家

慮患而求和縱不卹臣民之議將何以報　先帝之
遺德乎是時清人聞尚憲守節不仕心恚之十二月
執尚憲去　王遣中貴人賜貂裘又賜　手書曰善
閉陳以解其怒尚憲至瀋陽清人庭詰曰　國王出
城時不從何也尚憲對曰病未能耳清人曰爵祿何
爲不受何勸　國王無助兵爲尚憲對曰吾守吾志
吾告吾君非他國所知也拘留一年徙義州　王旣
出城邑邑不樂每歲正朔卽宮中象　天子位西向
哭痛不得復事　朱氏乃陰求義士之可以奉使者
得浮屠人獨步密奏　毅宗後二年獨步歸自　京

師　明賈人從至宣川留月餘船隱海口英俄兒代
過海上望見　明船大疑之會李烓守宣川府遂逮
烓下瀋陽獄烓具道爲諫官時劾金尚憲不臣於淸
爲所忤斥守宣川因持國陰事十二告淸人願爲淸
臣歌舞太平於是淸復執尚憲使者初至　王京諱
其事還至浿上始言之尚憲方在義州不及知尚憲
客表廷俊自　王京晝夜疾馳至義州使者猶未至
尚憲方飯恐驚之飯已乃告尚憲夷然不少動後二
日使者始至直馳入尚憲舍悉搜其書文裴齋焚之
趣尚憲行州尹以下皆熠伏無人色而尚憲容貌不

變十六年正月至瀋陽初繫東館徙北館北館淸所
置死囚處也水火不通者三日已而尚憲徙南館是
時鳴吉亦繫南館淸人脅拜鳴吉拜尚憲不拜又明
年春三月尚憲釋還時年七十六其後一年召拜議
政府左議政尚憲入朝爲　世子進處士金先生集
謝病歸集字士剛光州人也父長生隱居沙谿之上
王素聞長生父子明儒術乃以安車迎長生又召集
欲顯用之集不就崇禎四年長生卒尚憲言於　王
曰徵士金集承父之業明於儒術有王佐之才請爲
集別立春坊三品官以輔　世子　王乃擧集爲

世子贊善贊善之設自集始其後三年尚憲復爲左議政是時淸人據中國　明室南遷　王慨然欲徵賢俊以匡天下復徵集至　王京未幾棄官去林墰爲吏曹判書尚憲爲遣其子光燦謂集曰公毋行昔司馬光病國事付之呂晦叔今公去國事將付之誰邪乃上劄曰金集有王佐之才明於儒術不宜苟循其去也且朝廷先擧林墰授國政臣知墰之志必不欲居長者之前也夫上有虞舜之聖而下有夔龍之賢墰豈不能追伯夷之讓邪墰遂免　王召集從子承旨益熙於卧內諭曰而往諭寡人之指勸而叔父

無行也寡人所以遣而者冀其善諭而反之也盖熈追集諭　王指於是乃反　王遂擢集爲吏曹判書集旣秉政處士宋時烈宋浚吉列於　王朝與議大義尚憲之力也初李煒持國陰事告清也清人無不嫉其姦卽歸之使抵罪煒當伏法而有司畱遲不斬平安觀察使具鳳瑞牽煒斬之居數日清果赦煒而煒已死矣尚憲謂鳳瑞曰使煒得志於清則　社稷不血食矣後七年秋尚憲卒年八十三謚曰文正

李敬輿字直夫朝鮮全州人也父曰綏祿慷慨善飲酒廢王時爲驪州牧韓纘男與綏祿飲見綏祿酒半

欹帽字謂綏祿曰綏之帽危綏祿笑曰公頭危何危吾帽也纘男愕然不能對天啓中綏祿退去佯狂益飮酒悲歌泣下敬輿諫綏祿不聽嘗夜醉亡入澤中悲歌泣下敬輿不知父所之徒步往追數日不得兩股爲之流血綏祿將歿執敬輿手曰若他日必爲亡國大夫不宜苟免以辱若父言訖而歿敬輿少舉乙科以藝文館檢閱遷爲吏曹正郞兼 昭顯世子文學崇禎九年清人遣使者請尊其主爲皇帝 王不受使者亡去羣臣勸 王追使者敬輿曰使者旣亡不宜追十年爲慶尚觀察使清人大索 明遺民敬

輿言縛中國之子弟以寺虜人臣不忍也卒不遣遺民一人明年召爲弘文館副提學敬輿家世 明陪臣義不事淸常以爲亡國大夫不死苟耳終身不聞絲竹之聲數爲 王畫治兵事感激流涕 王以敬輿直諒有人臣之節敬憚之敬輿好管子言其爲政外無其形而內自治嘗與安東金尚憲俱主名義而尚憲不立於 王朝不拜於瀋庭敬輿仕於 王朝聘於瀋庭此兩人或去或否而其心皆忠於 朱氏巖穴好義之士皆宗焉居數月敬輿上疏曰廢王時殿下以一王孫義召豪傑復 太后定 社稷建萬

世之業豈不盛哉今　殿下制千乘之國而受辱於虜人不能伸法明治以圖一朝之報何其衰也昔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使大夫種治國政范蠡行成卒滅吳國燕王平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得樂毅爲上將軍卒伐齊國今　殿下誠就大策如二王之爲則南漢之圍非困也三田之盟非恥也瀋陽之朝非辱也一時之詘萬世之信卒爲英雄之主不亦偉乎臣聞歲時　殿下西向哭痛不得復事　天子推是心也何敵之不摧夫所謂摧敵者豈誠拊劒北罵先視人以必伐之形也哉惟招賢養民伺敵國之隙

而圖焉爾不然則天地之義滅天地之義滅則人心終離於　殿下矣　殿下雖欲垂拱而乂安亦不可得也十二年敬輿爲吏曹參判擢禮曹判書初金尚憲退去不仕李烓等詆以不道敬輿上疏言尚憲正直守大義不宜抵罪　王不聽卒奪尚憲官爵卿士大夫爲尚憲言者皆坐絀敬輿又上疏請得俱絀不許十五年烓繫瀋陽告尚憲爲　明引節不仕又告敬輿志在　明室淸人怒執此兩人十二月敬輿至瀋陽拘畱數月以十六年三月釋還拜議政府右議政十七年二月使瀋陽淸人以敬輿前有罪不當爲

相遂幽東館徙南館至明年春二月釋還愍懷嬪姜氏者 昭顯世子嬪也生子栢南漢圍時姜氏與子栢奔江華及城陷姜氏被執至通津清人使使問起居姜氏在車中使者脅姜氏出車拜從官慴伏環車下趣姜氏出姜氏哭不肯欲自燒殺使者乃止及昭顯世子卒 王寢疾病羣臣召見禁中 王曰元孫幼國危如此予欲擇長而立之羣臣皆曰謹奉教敬輿曰立孫經也守經則社稷猶可持也不守經則事失其序不致亂者鮮矣今元孫位號已定而 殿下一朝易之非所以綏安 社稷之術也 王不從

其後一年 命世子嬪姜氏爲庶人敬輿固爭 王大怒奪其官爵安置珍島居未幾又徙三水明年七月徙牙山是時清人據中國 明室南遷 王徵尚憲爲國相謀招賢以復 明室尚憲從容爲 王言曰 殿下欲與治國政非敬輿不可 王於是立敬敬輿尚憲起拜賀曰 殿下得良相臣敢不賀明年三月敬輿拜領議政是時賊臣金自點與清人通遂宣言國家招賢士治甲兵欲圖幽燕報 皇家之恩清人大疑之兵臨境上遣使者驗問大臣大臣皆懼敬輿顏色不少變應對自如事遂解敬輿爲人温厚

廉平知大體爲相二歲勸人 王褒顯有德寬刑罰去煩苛懷安元元發常平之金盡予商賈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煮鹽鑄錢作器下江廣粟以振農夫國人大悅是時淸人疑 王有治兵意稍除其大臣執政者以敬輿前有大罪不可復爲相使錮之敬輿遂免 王召見爲之流涕左右皆泣不能仰視敬輿旣免國政無可屬者 王謂趙錫胤曰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今寡人有一相而不得用此豈虜人之所能爲哉敬輿雖免其尊寵如在位時國家事無不討議其燕見 王爲置酒禮甚恭及 明亡 王

有意於復讎求治益急稍任法律一切爲武殘嚴酷分郡縣之兵以爲四十營營置一將申敎令而馴習之桴鼓之聲四時不絶敬輿諫曰古有三時務農一時治兵今郡縣兵皆農民也方春田作時齎糧操兵舍南畝而編之行伍此所謂奪民之時也且伯王之業在於得民令 殿下務爲嚴酷適足以殃其國也王曰寡人絶嗜欲夙夜勞苦欲見尺寸之利者何也日暮道遠至痛在心故也然寡人不明於德事多詿誤宜先生之憂慮不能忘也 孝宗八年敬輿卒于家年七十三謚曰文貞

曹漢英字守而朝鮮昌寧人也父文秀以節行聞
仁穆大妃金氏廢文秀棄官歸田里　大妃復位始
及第官至工曹參判漢英少時從李植學古文章崇
禎九年舉甲科入司憲府爲持平初清人遣使者來
百官郊迎獨漢英引義不就遂坐罷林慶業從攻東
江漢英上疏曰助寇讎而攻父母是傷義也今　國
家爲清所逼旣不能發一使者陳情於下城之初又
不得移一咨文訟罪於出師之前非獨　先王陟降
之靈隱痛於上臣恐　國家終無以立於天下也會
清人脅申得淵曰爾國誰爲　明朝守節者得淵以

漢英對於是淸人索之急漢英將行　王遣中貴人
勞問之且諭曰辯對之際愼言語無害性命無貽憂
於國家因賜白金以爲贐漢英旣至遂械繫刑部門
外淸人觀者指而語曰此朝鮮賢大夫爲　明天子
伏節者也是時淸人陳兵衛問漢英曰爾國助我伐
東江何謂傷義爾　先王何恐痛於上邪漢英平立
不跪曰吾自論吾國之事何以問爲淸人以刀擬漢
英凡三問漢英愈倨終不屈淸人大怒以外論然諸
貝勒輒相顧曰奭爾奭爾者猶言甚好建州人語也
是時安東金尚憲亦繫瀋陽謂漢英曰彼不能奪我

之守宜自潔以盡天命漢英曰諾居一年俱徙義州
燕趙烈士被俘者聞漢英義心感之夜投蒸羊以饋
之明年漢英還　王朝名冠羣臣然　王朝常畏清
人不敢用清人雖至亦不使漢英出見故漢英終身
不拜清人矣　孝廟時授弘文館校理薦拜吏曹佐
郞遷議政府舍人數歲擢承政院同副承旨改吏曹
參議兼承文院副提調後明年陞漢城府右尹出爲
京畿觀察使以病卒年六十三謚曰文忠初漢英赴
瀋陽獄李植送至平山府見漢英容貌陽陽不少懾
及與偕寢聞漢英鼻鼾如雷甚喜曰守而處於患難

能如此豈非賢哉漢英在獄更數日往往不變及鄭命壽詰獄中然後許變漢英罵曰吾決一死久矣雖餓而死亦可也汝何爲而許變耶命壽爲之憮然曰曹生不屈顧如是也漢英嘗爲承旨時　孝廟嘗聞尹鑴名欲許以白衣入見漢英進曰鑴材德未見其實何可以一人之譽輕加異數乎　王乃止及居吏曹也判書欲擧鑴爲　世子進善漢英曰鑴不可用公異日必思吾言爭之甚力判書亦莫能奪也

蔡以恒字汝久朝鮮人也曾祖無逸生員第一仵金安老竄南海安老敗乃始宥還以恒慷慨有氣義天

啓四年李适反　王如公州以恒杖劒赴　行在以
備宿衛崇禎九年十二月清圍南漢以恒間行七日
抵城下涕泣彷徨不得入會嶺南兵屯雙嶺以恒遂
入節度使閔栐軍中爲言南漢城形便請得精兵數
百人先登潰圍栐不能用竟敗没南漢圍解以恒上
疏曰　明之於　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故　列
祖之所以事　明者未嘗不忠且恪也况　神宗東
援之德没世而難忘者乎今　王室新罹大難主和
議者卒無一驗國勢陵夷不可復振此所謂痛哭之
不足者也近者　朝廷於貴近則罪恒輕賞恒重於

疎遠則賞恒輕罪恒重故有功者無所勸而有罪者無所懲何以爲國也今 朝廷絶去偏私凡功罪輕重低仰一出於公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得死力矣後三年又上疏曰今之時猶可爲也愚夫愚婦皆知必死莫不扼腕而流涕曰死一也寧爲國家捐其生民心如此則其機不可失也顧 殿下宜及此機奮發大志明昭大義移都江華因天險以固守之也江都糧餉雖不多必支數月南方士民若聞 殿下有此舉則感泣奔走惟恐或後未踰一月而舳艫必相接矣又何患乎乏食哉且淸人敗於關內又有西憂以

虛聲恐喝而已宜遣使奏告 皇朝密諭督府示以
乘虛躡後之形也如是則危可使安亡可使存矣假
使清人來寇則 殿下固守天塹 教諭八方伺隙
投便又必有擧義之兵蜂起於四方則清人不能久
留必當回軍而喪失亦已多矣於是乎必更乞和還
世子嬪 大君矣 王嘉納下公卿議竟不行是歲
清人至義州拘留承旨申得淵問本國事得淵言以
恒爲 明效節於是清人索以恒以恒聞之語家人
日以恒今得死所矣卽辭家廟就闕下請行 王密
諭曰爾布衣也與卿大夫不相同如有可以得生者

亦不必固守死志因賜煖耳白金束帛以遺之以恒
上疏曰臣竊見 國家之事無可爲者而 朝廷因
臣之死大加驚動則臣雖死亦榮矣時金尚憲曹漢
英偕被執先已北行以恒追及於瑞興郡與其弟以
節從子之溟訣無慼慼之色至瀋陽幽之牢獄絕不
飲食者凡七日已而清人庭詰以恒盛陳刀鋸以脅
之以恒徐對不色怖乃睨清人而罵曰爾反覆敢渝
舊盟移兵鄰國爾之罪也清人皆大慙無以應遂幽
以恒於北館僅通水火以恒謂其奴曰爾收吾骨歸
葬我父母之國明年還置義州與尚憲漢英俱見釋

以恒上疏曰臣伏聞　殿下憂民求言國家事猶可為也願　殿下無自摧沮而加意振作焉　王温諭特命有司賜之糧食以歸之鄉黨宗族持牛酒為以恒賀以恒歎曰吾拘清庭不能見天下之清此不幸也雖生還何足喜哉居五年觀察使薦授繕工監監役陞内資寺主簿出監木川石城二縣陞平市署令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一以恒嘗築室於五峯山下得　神宗皇帝御筆懸諸壁上曰　神宗東援之恩不可忘也自瀋陽歸每中夜拔所佩劒撫之曰吾雖欲食虜人之肉何可得也太息久之

申恂字孝思朝鮮平山人也父敏一以成均館大司成有直節恂幼秀異能繼其父之業擧進士遂中丙科選入爲藝文檢閱遷典籍兼管餉使從事官入司諫院爲正言首劾崔鳴吉曰奴兒僭稱淸國而鳴吉因以稱之是與僭也且其言曰 國家大事惟可與腹心大臣密議之承旨史官亦可斥去夫承旨喉舌親臣史官秉筆左右不可一時離君側而鳴吉挾數任術恣行己志必欲行其胸臆使其言得行於世則其爲 國家之禍無所不至請削奪鳴吉官職坐斥爲閑城教授奴兒之難入江都 世子嬪姜氏爲奴

兒所刼將出拜公進火具請自燒毋受其辱奴兒亦笑而止城陷奴兒刼朝士皆拜持劒而督之衆皆逃避恂獨堅坐終不動後坐斥和被削黜結廬原州東鳳川上名之曰恩休自此逍遥山水間爲終老計久之拜高山察訪入侍講院爲弼善由左通禮陞通政鍾城府使明年罷歸卒於驛館享年六十五恂爲人正直貞介吃於言辭而論議不能容人詩文高潔有過人者以自晦故世無知者當　仁廟時與忠正公洪翼漢等同辭斥和故鳴吉最深嫉之及恂歸自原州也見洪茂績大責曰南漢牽羊之辱天地之大變

也士君子欲潔其身者有何罪而乃以臨亂遺君誣之乎茂績慚謝不已　英廟時召見斥和諸臣子孫命致祭于恂廟謚曰忠貞

江漢集卷之三十二目録

傳

江漢集卷之三十二

傳

明陪臣傳六

古之外國有天下其世也短今之外國有天下其世也長世之短者非兵之不强也失人心而天下叛之也世之長者非兵之最强也得人心而天下安之也天下叛之則匹夫可得而伐也天下安之則雖有昭烈之賢武侯之忠不可得而伐之也　孝廟之時謀復　帝室以正天下之義可謂盛矣然余甞謂出師速則有利遲則無功何也盖淸人自萬曆時據遼瀋

之地後三世因自成之亂入燕都遂取中原而頴王初攝國政天下未定恩未加於元元自山海關至遼陽城郭未修障塞未完此所謂出師速則有利者也永明王出奔清人遣吳三桂愛星阿南取緬甸而天下一乃盡除繁刑峻法加恩於中國遂得人心當是時遼東城郭無不修而障塞無不繕完此所謂出師遲則無功者也且　福王時史可法視師揚州以圖恢復者以　監國之在南京也　唐王時黃道周視師衢州以圖恢復者以　監國之在福州也　永明時瞿式耜視師全州以圖恢復者以　監國之在桂

林也上無　天子則　明亡矣　明亡然後始出師檄於天下曰吾國將爲　明天子恢復中原天下之士孰信而孰應之邪故有　明末亡之前出師可速而不可遲也中國之遺民思　先帝則其心未嘗不惻怛也脫中國之衣冠薙髮而左袵則其色未嘗不忸怩也及　明既亡感清人喣濡之惠歸附日衆向之惻怛於心者今反訢訢向之忸怩於色者今反陽陽屬國兵雖入遼陽遼陽之民不爲清人力戰而固守者余未之信也故有　明末亡之前出師可速而不可遲也且　永明之際　王朝起巖穴之士列於

朝廷議天下事賊臣陰使李馨長流言於淸人淸人
盛兵臨界上遣使八輩驗問之國中遂震　王雖復
徵巖穴之士謀復　帝室安知無馨長之徒內結賊
臣外附淸人居間而流言者乎由是觀之出師不速
則大計必宣泄矣雖欲少遲一二年不可得也議者
曰選十萬卒十年教養由勃海直抵山東則功可十
五六成是不然一二年猶不可遲況十年乎方　永
明在緬甸也大統未絕中國遺民聞　王家爲　明
出師則必有感激而流涕者河南北雖不可復而山
東忠志之士不景從者幾希矣然師未出而　王棄

羣臣 王棄羣臣之四年 天子遇弑天於淸人豈將有以長其世歟昔孔子作春秋以尊天王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王朝秉春秋之義以尊 天子雖不能北伐燕都恢復中原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者庶可以上繼孔子矣同時名臣自二宋先生以下八人宗大義與相輔翼故著于篇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八人之賢誠無異於詩之所謂也不亦偉哉

宋先生時烈字英甫朝鮮恩津人也父甲祚 仁穆金大妃遷西宮時以進士獨拜 大妃謚曰景獻先

生少事金先生長生長生以朱文公書授先生曰昔周室東遷而孔子生宋室南遷而文公生微文公孔子之道不明矣　顯仁王在鳳林邸先生爲傅及顯仁王質於淸先生退去黃澗山中　憲文王徵之不至先生嘗與南原尹鑴友善鑴作新書絀朱文公一時學者皆宗之先生曰天生文公所以繼孔子也鑴何敢自爲新書以倍文公邪昔者王通作元經褒貶列國文公猶以爲僭也況鑴倍文公之言而自作書是亂經也由是尹鑴怨先生弘光元年　顯仁王歸自淸冊爲　世子　憲文王以先生前傅　世子

趣召之固辭不至當是時　明室南遷清多鐸兵犯應天以　帝歸旣而弑之　思文皇帝卽位於天與未盡一年又遇弑先生隱居悲憤思爲　中國報清人與復　明室者顧時未可故不就也　顯仁王旣爲世子慨然有伐清之志求士之可與計事者金益熈常侍　世子言先生　顯仁王卽位乃以師禮迎先生先生乃至會侍讀俞棨言　大行廟號事　王方怒曰旻不出先生卽闕下拂衣而去　王大驚召左右問誰可追寻師傅者益熈進曰臣請往追　王大喜乃謂益熈曰寡人不能見師傅師傅棄寡人而

去寡人慙焉爾爲寡人反師傅益㶁遂疾馳追先生於漢水南具言 王所以自悔者遮道流涕固止之先生乃反國門外上疏曰 太祖高皇帝與我 國祖康獻王同時創業遂定君臣之義不幸間者虜人侵叛屬國淪陷繼值崇禎之變 京師蕩覆虜人乘時而效逆陵夷 寢廟至於 先皇帝建號南方正統有歸吾國雖未有聘享之禮然君臣大義豈以天外而有間哉今虜人復行弑逆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性命之倫者莫不有同仇之義矣昔 大行王至誠事 上欽蒙 天子之恩獎自天啓以後遽爲

虜人所沮遏幽鬱隱忍忠節未暴於天下夫以　先
王德義之盛兵十寡弱　神武未暢豈上天將使此
虜厚怨於我而資興復之勢邪恭惟　殿下天錫智
勇威德遠布受上帝之眷顧承　先王之付托　聖
謨必已有素定者而議者或曰我已事虜名分已定
則　明之讎有不可顧臣竊恐此說得行將使子焉
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辟違天地閉塞
而與禽獸同歸矣可不懼哉然不量時勢而輕絕强
虜讐怨未報而敗亡先至則亦非　先王忍詬詘已
以存　宗廟之意也願　殿下堅定于心曰虜予讎

也誓不忍共戴一天積怒累怨銜痛匿憤畢詞之中寃恨愈切金幣之中謀猷愈壯樞機之祕鬼神莫窺志氣之堅賁育莫奪期以五年七年以至於十年二十年而不解則縱未能提戈問罪掃清中原猶或有閉關絶約正名明理之便矣　王敬納之然先生竟歸田里後三月徵至　王京始入見當是時儒學之士咸列於　王朝議伐清事金自點内懷不悦陰使人流言於清清人盛兵臨境上驗問甚急儒學之士皆罷去先生於是歸田里痛大義之未就乃作賦曰悲天下之顚洞謇誰與而易之抱遺經而潛藏族河

清乎其未期痛放勛之殂落慶同冐之受替祗虞旌於諒陰奠一聲乎素志敷魯書之大義發長歎於王春方荃心之感慨泰忽愕其匪人進不及而罹尤退將服修乎古訓念道體之峻極疇可量以尺寸尋竊蒙之遺響賡陋巷之孤琴時靄靄其迴春諒有感於余心撫淑景之氤氳倚脩篁之悄蒨仰宇宙而長唫或羲農之夢見顧年歲之遲暮歎崦嵫之藏光願美人之拊壯佩江南之明璫已焉哉吾誰與歸惟晦父其不敢忘潭谿清兮武夷深溯其樂兮將何極鴻慶泣兮老柏唫想當時兮心獨傷自先生退居田里代

清之議遂不行閔鼎重召見宫中　王歎曰往者賊臣爲飛語以疑敵國使宋先生不得用豈不痛哉始王作萬壽殿置酒苑中召大臣鄭太和等視地形王自引觴勸之飲曰寡人常欲與卿等言伐淸事而未得其便也今召卿等視地形豈直爲區區之一殿哉欲以大事托卿等也夫淸寡人之仇也而寡人今不能報百歲後又將何待太和等流涕而對曰臣等待罪有司雖塡溝壑義不敢避然淸人據有天下其勢强又無大釁惟　殿下熟慮之也　王不悅良久罷酒金益熈知　王決意北伐因從容復言先生

王由此遂欲大用先生矣是時先生居母憂益熙臨弔夜將半泣謂先生曰自古夷狄得天下未嘗有饗國百年者今淸人亦安能久乎吾 殿下湯武主也大略足以匡天下宜汲汲修仁行義伺淸人之釁與師而討之以定中原復 明室然賢才難得而羣臣無可與講大事者 王以是忽忽不樂所屬心者惟子耳願子自愛今之時雖無賢才宜博延巖穴之士戮力 公室而已又焉能逆知吾事之必不成而不爲 王謀之也先生辭謝益熙還 王問益熙卿爲我見宋先生乎對曰臣已諭 明旨矣永曆十一年

王使使賜先生書禮益恭其明年　命觀察使以安車就家迎之七月中先生乃至　王京自大司憲進判吏曹遂秉　國政當是時清人無道薩哈廉等皆已死武力寖衰　王謀欲興兵伐清明年二月先生入見熙政堂　王屏左右喟然歎曰寡人之所欲言者大事也今清人有必亡之形何也昔者清人兄弟甚衆今也則稍稍且盡昔者清人多材俊今也則率皆駑下昔者清人上武力專意兵事今也則兵事漸廢頗效為中國之制此所謂必亡之形也且清主沉於酒色亦已甚其勢必不久燕中事寡人料之熟矣

羣臣皆欲寡人毋治兵而寡人固不之聽欲養精兵十萬人拊愛如子竢清人之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豪傑之士豈無聞風而景從者邪且吾國之子弟爲清所俘者又不知其幾萬人亦豈無爲我內應者邪且清人不事武力自遼陽至山海關千餘里無一人控弦馳馬者今寡人帥師而西之直抵關外無難也且吾國所致貨幣清人悉置之瀋陽安知天不欲使還爲我用邪今者之事惟患其不爲而已不患其不能成也先生對曰　殿下之意如此非特一國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然諸葛亮以盖世之材

終不能興復漢室故其言曰難平者事萬一蹉跌社稷有滅亡之患奈何　王笑曰此先生試寡人爾然以天下之大義行天下之大事又豈可保其自全也大義旣明則雖使　社稷滅亡亦有光於天下萬世何愧之有哉且寡人之意竊以爲天意於我不邈然庶無滅亡之虞也夫天使寡人蚤罹憂患敎之以軍旅戰陣之事習之以敵國强弱之勢喩之以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又使寡人必居瀋中不氣懾不心畏故曰天意於我不邈然庶無滅亡之虞也然羣臣無可與謀事者寡人今年且四十餘矣幾何其不老而

衰也以故燕居常邑邑不知生之爲樂也自先生之
來寡人稍稍有驩心而先生羈旅孤立無朋士之助
甚可憂也然寡人與卿同心如兄弟則自有相應之
人矣寡人以十年爲期後十年則寡人之年五十矣
十年之中大事不成則寡人志氣寖衰雖欲平定中
原不可得也世子温良仁孝誠所謂守文之主然生
長深宮之中未嘗習軍旅之事素多疾病又無子寡
人憂之常以爲世子年少恐不能保精育神旣不宜
於子又不强於學故寡人作敬義閤使世子讀書其
中使宦官之年老謹愼者與之居焉寡人則處此室

中使世子時時就内耳且寡人如不遠色則血氣頗有所損志亦大懈凡行事不中於理者多矣古者人君享國不永者盖由於此故寡人止酒却色庶幾使心氣清完豈不可保十年邪夫兵至危也用兵至難也世子之德雖足以乂安邦家何可望其危且難者邪故寡人之事於予身不能有爲則將不得有爲矣使天假之十年則寡人當有一舉卿宜與同志之士密謀之始寡人營萬壽殿引謀臣入見苑中微言此事以試之諸臣皆不肯助寡人寡人痛之諸臣之意汲汲焉惟圖富貴恐行此事而不能保其妻子故聞

寡人之言無不心寒此寡人之所以痛也諸臣既爲妻子計不肯助我故寡人遂有惰志亦嘗爲諸公主計今大策已定諸公主之第宅雖已成亦可毀也先生起而對曰臣聞上之人爲善以道下之人未聞下之人爲不善而上之人反效之也今 殿下如去物累一以掃清中原興復 明室爲己任則卿大夫孰敢不忘身盡力爲 殿下死也 王曰卿言是也今國中災異數見夫爲所不當爲固致天災當爲而不爲天災亦至昔晉武帝既創業無所施爲故當時災異最多夫拱手而無所施爲亦致天災況寡人所當

爲者乃天經地義之不可已者而寡人晏然不爲天
之所以警寡人不亦宜乎今之議者恐本國之人爲
清所俘者居中生事而不敢出氣是不然凡本國之
人爲清所俘者以本國故利於身者多矣若無本國
則是輩將失其利矣故其心欲使本國常存而其身
常利或負清勢而虛喝之姑脅我以充其欲也而卿
大夫聞一言皆惴惴然動容變色豈不哀哉且寡人
之所欲爲者相臣沮之則終不得行寡人嘗欲處先
生於三公之位而恐有忌之者多而使先生之身不
能安於其位且先生爲相則銓事無可屬者是以至

今不果拜心常鬱鬱耳然寡人將使先生行國相事而兼判吏兵二曹爾先生對曰此 殿下不知臣也臣非敢自謂能承 殿下之命而 殿下已決大策又不肯舍臣臣焉敢舍 殿下而去也惟願以死報之耳然臣誠無尺寸之能 殿下如置之帷幄之中時時召見詢以疑事則臣豈敢不盡其愚乎 王因問當世要務先生遂言聖人之道 王曰先生以道開寡人寡人不敢忘也又問養兵之術對曰保伍之法本於周官今 殿下如行其法則兵可養矣其法每三人擇其壯者一人爲兵以習行陣之事其二人

各出布以養其一此古之所謂以兵養兵之術也曰
且入先生將退　王曰今寡人所與卿言者卿豈泄
邪先生謝曰　殿下必知臣不爲田光故有是教也
王笑曰寡人豈敢疑長者邪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寡人之意欲如是耳其後數賜先生書議伐淸
事書皆祕　王嘗諭曰寡人將以仁義之道明天理
以正人心禍福存亡非寡人之所能逆見也先生亦
以此爲己任以答寡人之志焉先生曰臣不佞不足
以承　殿下之命然　殿下以此自厲不爲外物所
侵奪則能任　殿下之事者將自至矣　王曰善先

生自是益尊重尹鑴怏怏不得志日夜煽爲飛語矣
鑴有庶兄曰鍈好氣略有烈士風崇禎末不應貢擧
忿　明室爲淸所破乃陰習孫吳兵法爲代淸策以
自見鑴少從鍈得其說僞尊　明室以收虛譽及先
生已秉　國政超遷鑴爲　世子進善李厚源讓先
生曰子常詆鑴爲異端今反任鑴爲進善豈將使
王世子學異端邪先生爲之笑謝鑴旣爲進善猶以
爲不尊寵也封還告身卒不就造爲惡言謀所以傾
先生者先生歎曰時烈不能量時勢欲與諸君子竭
心力以報　主知今　主意未衰而諸君子先自壞

之豈非命邪是時訛言聞 宮中宮中數驚先生常
侍 世子世子屛左右持 王密書跪而言曰有密
書先生俯伏而受之其書言不軌之徒造不測之言
將不利於國家今之事不已難乎不得已授世子書
使傳之卿亦爲書傳于世子論大事則大臣不可以
不知也卿與結交然後大事可論矣二十六日晨夢
金自點提白刃入予卧內予大驚叱而退之及朝乃
覺天又大雪又何其怪也先生乃過國相鄭太和太
和屛其弟知和迎先生入其室先生曰 王將伐清
公爲相計將安出太和曰太和年老恐不得死報

王室公如具糧則太和願從軍旅效死於中原矣知
和竊從戶外聽先生已去乃謂太和曰吾國弱小不
可與淸人爭鋒今伯氏與宋公言何相許之易也使
知和如在坐上則必與宋公爭之矣太和曰吾固知
淸人之不可伐然今 王決意伐淸而吾兄弟以爲
不可則其得罪於天下豈少也哉此吾之所以不令
君見宋公者也先生旣與太和言將以書對五月
王薨世子卽位先生上疏乞骸骨不許尹鑴又流
言於國中曰宋時烈有二心於 國家先生懼遂歸
田里後二年 王遣使者迎先生五月先生入見

王留　王京四月乃去宋浚吉上疏言曰　先王招延宋時烈託以北伐之事今　殿下宜留時烈以承先王之志夫天命猶寒暑也人謀猶裘褐也裘褐不備豈能禦寒暑哉臣竊觀　先王臨朝日夜厲精以圖大事今　殿下豈宜默默無所爲以待天命之自至邪　王遣使者諭先生先生已去不果留是歲永曆十五年也吳三桂愛星阿入寇緬甸十二月朔以帝歸後七年　王以先生爲國相加　世子傅固讓不拜旣免相入見　宮中言于　王曰臣聞傳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先王時欲伸大義於天下

李敬輿曰國弱奈何 先王曰日暮途遠至痛在心
夫 先王豈不知勢弱敵強而猶且如是者成敗利
鈍固不論也今 殿下自度時勢如不能繼 先王
之志述 先王之事則畱臣等無爲也 王不應先
生遂去後數歲復爲國相又固讓不拜是時三桂據
雲南稱帝改元耿精忠尚之信等皆興兵爲三桂援
海内騷動 王遣使者迎先生然先生旣至見 朝
廷無伐淸意乃歸田里先生燕居衣襴衫童子雙紒
婦人笄悉遵中國之禮終身不服滿洲物 顯仁王
時嘗賜貂裘固辭不受 王諭曰遼薊風霜將與卿

同驅馳貂裘無辭也先生遂不敢辭及　顯仁王薨
退居淸州華陽洞每歲五月値　薨日獨入山中慟
哭而還韓碩輿與先生書曰昔諸葛孔明起布衣爲
漢相國昭烈旣崩猶事太子至死不去今執事自
先王棄羣臣不復立朝甚非所以報答　先王之意
也先生報曰伏蒙不鄙辱賜手書見屬之意甚盛固
非時烈所敢聞者愧懼而已時烈不佞雖少時承師
問學而行之不力竊自度不能出爲當世用故數十
年杜門深山抱窮守餓不料　先王不知時烈之不
肖猥託以心腹禮貌尊厚且欲與之圖議者自孔子

以至文公所相傳之大經也時烈極知其難且殆然竊伏以爲　王家如爲天下建大義則得備行伍之末負戈荷戟從征於燕代之間者於時烈爲榮大矣故受命而不讓數月之間罪戾寖積瑕釁亦深則狼顧不知所出及　先王奄棄羣臣也血泣心崩神喪肝裂固已久矣且時烈事君無狀陷不測之謗遂逃竄廬不敢與當世之人周旋久矣今足下之書若將以時烈猶有可教者無適不諒之甚乎始　顯仁王之薨也先生議　慈懿大妃服曰　大行王於　先王爲第二子　王大妃當服朞年尹鑴乃爲禮制說

以爲 大妃當服齊衰使許穆尹善道等上書言先生貶禮亂宗 肅廟元年流先生于德源府居六月安置長鬐縣後五年鑴爲書使人投江華日宗統失序守將李儁上其書於是先生徙巨濟府鑴又使李煥爲書誣告先生謀反夜半懸之城門上已而又使蔡範夏上飛變告先生越海招寇請賜死 王不聽是時尹鑴與許積陰養力士謀爲大逆未幾事覺皆賜死 王使使迎先生先生時年七十四即日上道旣入見將歸田里於是 太妃賜手書固留之乂然後去其後數歲先生徵至 王京上書曰虞書曰天

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夫五典不能自敕天必生
敕之之人以畀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恭惟
先王以英武之資履衰亂之運嘗教曰予將以仁義
之道明天理正人心禍福存亡非予之所能逆見也
故踐阼之日文正公臣金尚憲文敬公臣金集皆位
於　王朝以贊謀猷方是時巖穴之士洋洋焉咸集
闕下何其盛也萬壽殿初營時獨與羣臣之可屬大
事者脫去君臣之禮從容圖議雖羣臣未有能承
先王之志者使大功卒無所成然天苟假　先王之
年則其有施於天下也審矣昔孔子作春秋以明王

法令先王立仁義之道明天理正人心其功豈在春秋下乎傳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臣以爲宜尊先王爲百世不遷之宗 王召公卿庭議之卒尊 顯仁王爲世室先生致仕歸田里其後雖往往召至 王京亦未嘗期月留也先生爲人嚴毅正直見人之善惟恐好之之不篤見人之惡惟恐嫉之之不深也鑴旣死其徒閔黯復用事會 景廟冊爲 元子先生上疏言昔宋哲宗十歲尚在諸王之列及神宗有疾始冊立爲皇太子今 殿下冊立 元子不亦早乎 王下敎削其

官爵安置濟州是歲　肅廟十五年也夏六月逮先生賜死于井邑縣先生時年八十三遺命門人權尚夏立廟於華陽祀　顯皇帝　烈皇帝又執尚夏之手曰吾國弱小雖不能卒有所爲常以痛怨存諸心草莽同志之士相傳毋失也時先生疾革呼左右曰吾命將絶恐未得受命而死何和藥之遲也已而藥入先生起以衣加身俯而飮是夜有星隕于地其光赤亘于屋上國中之人聞先生卒莫不流涕後五年黷死　王稍悔之遂追還先生官爵謚曰文正又十一年權尚夏以先生之遺命立　神宗廟於華陽並

祀 毅宗是歲 王亦命有司立 神宗廟有司皆
以爲不便乃築壇於苑中每歲三月率羣臣祀 神
宗焉今 王二年左議政閔鎭遠爲修 帝廟請于
王賜縣官田以共 神宗之祀後二十四年 王慤
傷 毅宗之義追祀 太祖 毅宗於 皇壇
宋先生浚吉字明甫朝鮮恩津人也其先出於愉愉
以節行聞 神德王妃康氏未祔 康獻廟愉泣去
終身不仕其玄孫世良世英世良玄孫曰時烈世英
曾孫曰先生先生少好儒術弘文館副提學鄭經世
以其女妻之每見先生輒灑掃如事大賓門弟子竊

怪之問經世曰何畏婿之深也經世曰吾見宋生不
可不敬先生年二十以進士對策入格會經世考試
殿上立取其策而藏之先生由是得不第事金先生
長生學性命仁義之道長生死又事其子金先生集
崇禎中先生舉爲　世子洗馬固辭不就居久之
世子卒謚爲昭顯子柏幼　王欲立鳳林大君爲
世子先生上疏請立柏爲　王世孫　王不悅　鳳
林旣立爲　世子先生遂廢終　憲文王世不之徵
也先生素善延陽君李時白時白召見魚水堂　王
置酒命　世子爲時白壽曰予視此卿猶股肱汝亦

如之時白酒酬　王問今世讀書人誰也時白因進
先生由是　世子心獨慕先生永曆三年五月　顯
仁王初即位起先生爲司憲府執義是時淸人據中
國　明室南遷先生慨然有爲　明報仇之意遂入
見　王大喜國中人無不引領以望　明室之興而
權倖貴戚獨不悅也初金自點陰結朝士用事日久
大司諫金慶餘爲先生言曰今　殿下招延幽隱之
士欲明大義於天下方數千里皆引領而望之今之
時誠不可失苟不能殫心戮力以補　王家則大義
終不得信矣豈非千載之恨邪今金自點亂國政卿

大夫黨附者甚衆宜先絀自點以正　王朝然後北伐乃可議也先生曰善遂劾自點　王朝爲之淸明其冬金集來　國政二宋先生俱侍帷幄議伐淸自點既敗其徒與自點謀曰誠棄千金之財深自結古兒馬紅使密奏于大淸皇帝興師而臨境盡除山林之士則吾屬可安矣乃遣譯者李馨長厚賂遺古兒馬紅宣言　王放逐舊臣金自點招延金集之徒陰治兵欲爲　朱氏伐淸國古兒馬紅遂勸淸人趣出兵以備非常是時李時白弟時昉使淸未反淸設防守脅時昉問爾　新主盡逐舊臣寵用金集之徒欲

將何爲時昉對曰時昉亦　先王舊臣寧有是邪清
又問劾金自點者何臣也時昉對曰劾者甚多何可
勝記卒不言先生之名清乃發精兵萬騎屯界上遣
巴哈納祈充格梭紅車元藍所伊額色黑賚功等八
輩驗問之國人皆爲先生懼其門人或欲上書乞
王調護先生聞之讓門人曰天下事皆有前定非人
力所可免也雖幸免豈不心愧門人乃止會　王用
李厚源策使原平君元斗杓以宗室女義信公主嫁
清頡王薩哈廉薩哈廉方擅清政事得解然二宋先
生皆去矣伐清之議遂寢居無何自點謀反事覺誅

馨長坐歿後二年譯者韓巨源入淸告古兒馬紅把持朝鮮事淸人乃詘古兒馬紅減歿爲奴 王復徵金集及二宋先生皆辭不就金集以永曆九年卒其明年 王下璽書又徵先生爲 世子贊善先生固辭曰往者臣待罪帷幄竊不自料妄有所擧劾讒間行於外逆節萌於內微 殿下 社稷幾危而臣等已作北庭之鬼久矣今 殿下擢臣以下大夫而復召之臣在朝卽亡所重適足以益彼之疑臣之一身縱不足䘏奈 宗廟何十一年 王以安車固徵之先生遂入見殿中 王賜巵酒曰贊善守道山林識

高而行明寡人德薄恐不足以致之今不棄寡人而來願久留以教寡人也先生辭謝因進曰夫句踐越國一小酋爾固不足道然握不醳火卧不輟薪懸膽於坐坐則仰之食則嘗之曰汝忘會稽之耻邪如是者十餘年而不少惰其志亦勤矣今　殿下慷慨發憤欲有爲於天下而踐位十年之間未嘗有立一策者臣竊恐　殿下之志反不若句踐之勤也　王歎曰賛善若在則寡人豈敢自懈邪乃命有司館先生待之以賓客之禮是時　天子在安隆先生嘗言于王曰昔唐玄宗幸成都新羅遣使朝玄宗玄宗作詩

以褒之宋室南遷高麗亦遣使者朝于高宗今　國家臣事　大明且三百年倭奴之亂賴　神宗皇帝得復　社稷恩至深也竊聞　帝室遷南方天下大統猶不爲淸人之所竊而　王朝漠然不與通勢雖使然而比諸新羅之朝唐高麗之朝宋豈不愧哉且殿下恐詢積怨日夜竢天下之有事則豈宜不知中國之要領而豫爲之所乎濟州處大海之中凡登萊蘇松廣福賈人之往來海外諸國者率過濟州颿風泊岸留遲數日者往往而有焉以臣畫之宜因是而通于中國也夫濟之爲州地踔遠誠可以祕事密機

不煩人之聽願選一從臣貞信可使者爲濟州牧命
以便宜先開海道然後繼之以使价則　王朝臣民
數十年鬱滯之忠庶可得而暴於　皇朝而天下之
事亦可得而詳也或風不利泊於清地則其見疑也
決矣宜別具書文裝載如商販者以塞清人之問而
所奏　皇帝之書陰藏固持不宣泄則事雖無成必
無虞矣　王敬納之時儒學列於　王朝　王日夜
厲精更始一反於仁義而北伐之志益固者先生之
力也十二年　王擢先生爲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
館祭酒先生爲人純明温平外和而內方門弟子始

見其貌皆愛之終日不能去於側及與之處聽其言
中自羞畏不知汗之霑背也先生嘗在　王前中貴
人及後宮侍御人人憂恐曰宋處士方在　王前得
無言吾等過失乎先生旣退然後乃安　世子幼時
罕讀書及先生從容勸講　世子輒晨興讀書至暮
不少輟宮中人爲之語曰宋處士至　世子讀書多
宋處士去　世子其奈何先生居位不數月百官奉
憲都中人不令而肅十三年先生爲兵曹判書與時
烈俱秉　國政先生嘗以爲欲定中原先治其國欲
輯師旅先養其民乃勸　王布宣德惠令觀察使收

卹鰥寡孤獨貧困之民遣御史南九萬閔維重李翊
洪處尹等循行郡縣勞問元元然賊臣尹鑴等內懷
怨望流言稍稍起矣尹鑴姦臣孝全子也以儒學徵
爲 世子諮議鑴固讓封還告身時烈歎曰尹處士
封還告身其節不可屈也先生笑曰第觀之彼非眞
隱者也二宋先生旣任政朝夕侍中所薦寵山林儒
學之士甚衆卒不爲尹鑴一言故鑴終 王之世官
不過 世子進善繇是切齒趙絅嘗好廷爭位在二
宋先生上已而稍擯不預政以此怏怏尹善道以儒
進 顯仁徵時爲師傅及 王即位二宋先生得尊

禮而善道疏不見用遂與鑴絅謀陷宋氏鑴先使鏡城府判官洪汝河上書徵中先生會　王疾革寢不聞頃之　王薨二宋先生稱國制議曰　王太妃當服朞年鑴以爲儀禮父爲長子服三年今使　太妃服朞年此以次子貶　先王也乃使善道上書言先生違禮亂統俞棨白　王燒其書安置善道三水府然先生退居懷德　王徵爲吏曹判書固辭不受永曆十五年　王又固徵先生至　王京鑴又使絅上書言先生乖禮貶　先王棨燒諫書大不敬於是先生乞骸骨歸　王抵絅罪召先生慰諭甚盛先生曰

先王不知臣之不肖擧之巖穴之中置之帷幄而賓禮之臣誠感激委身而不辭今臣竭狗馬之力輔翼殿下以報　先王之恩此臣之大願也然臣之所以舍大願而乞骸骨者何也辱名隳行恐上累於　先王也　王曰卿來則國重去則國輕今卿欲去此國之不幸也時時烈亦乞骸骨歸先生上劄曰　先王招徠宋時烈托以北伐之事今　殿下宜留時烈以承　先王之志也夫天命猶寒暑也人謀猶裘褐也裘褐不備豈能禦寒暑哉伏惟　先王日夜厲精以圖北伐今　殿下豈宜默默無所施爲以待天命之

自至邪時烈己去不果留而先生亦歸矣冬十二月
皇帝遇弑　明下其後先生雖時時召至　王京不
踰歲輒歸而尹鑴數爲蜚語以傾之故伐淸之策卒
不行十三年冬十月有星隕于東方十一月先生卒
年六十七是時許積擅國政先生疾革上疏曰昔唐
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之姦朕則不知泌對曰此
盧杞之所以爲姦也今　殿下於許積豈但不知而
已哉臣常以帝王之道望　殿下而今反與唐德宗
比竊爲　殿下惜之也其後三年　肅廟時追削先
生官爵又五年積子堅謀爲大逆事覺誅鑴坐死

王乃思先生之言追復官爵遣使者祀于墓諡曰文正初　神德王妃康氏未祔　康獻廟二宋先生始建言復修　園陵祔于　宗廟時大旱禮畢而雨國人號曰灑寃雨

金慶餘字由善朝鮮慶州人也母宋氏明於儒學慶餘金氏遺腹子以母爲師遂通六經天啓中監扶餘縣擧丙科爲弘文館校理崇禎十年遷吏曹正郎慶餘歎曰我以奴兒爲天子何面目立於　王朝乎即棄官揖宰相歸不復仕宰相恚白遣慶餘使瀋陽欲令朝淸以辱之堅不動乃紬慶餘爲金郊驛察訪金

郊當北走瀋陽道欲令迎拜清使者又堅不動由是
坐配本驛置之然後釋累以官召卒不就慶餘少與
宋時烈宋浚吉友善常以爲君子之大節進與退而
已可以退而不退是苟進也可以進而不進是苟退
也　毅宗崩慶餘入慰啓曰　皇帝棄天下　殿下
以東藩之臣不宜無服且禮爲舊君有服今　殿下
縱不得方喪三年豈不可爲舊君服乎有司格不聞
郎拂衣去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又不就　顯仁王郎
位慶餘爲司諫院大司諫金集爲大司憲　王召見
兩人殿中集爲人溫良純粹慶餘爲人沉毅長八尺

餘鬚髯美 王大悅曰孤欲見卿等久矣今卿等不忘 先王之恩來見孤此 宗廟之福也因問治國之道慶餘對曰不明大義於天下不足以治國家也王曰善慶餘於是乃仕遷成均館大司成復拜大司諫是時 王招延賢俊共議伐清集慶餘時烈浚吉皆列於 王朝國中欣然望 明室之興復而權倖貴戚獨不悅也金自點者 先王微時舊客也以佐命功爲國相用事日久慶餘私謂時烈浚吉曰 國家欲明大義方數千里皆引領而望之今之時誠不可失也有如吾等去而 主心亦解則大計無所施

矣豈非萬世之恨邪今金自點亂國政卿大夫黨附甚多吾等之責必先除自點以淸　王朝然後北伐可議也時烈浚吉皆許諾於是乃劾自點罪自點黨與無不側目自點子鈼與其徒謀曰吾聞古兒馬紅喜貨而善讒淸皇帝甚親信之誠能使古兒馬紅密奏于淸皇帝典師而壓境盡除山林之士則吾屬庶可安矣乃陰遣譯者李馨長厚賂遺古兒馬紅古兒馬紅者朝鮮人也以軍牢事節度使李守一卞降瀋中爲嬖臣主朝鮮事朝鮮謂之鄭命壽淸謂之古兒馬紅馨長爲鈼宣言　王屛黜舊臣召致巖穴之士

將伐清古兒馬紅乃以其言風于虜矣慶餘旣刼自
黠以母老乞骸骨歸　王悵然謂曰始孤召卿等者
將以明義也今卿等去孤誰與圖事且君子處山林
何時行道邪左右或曰使慶餘無歸請以安車致其
母慶餘曰臣母老矣不可行　王曰安車徐驅亡憂
也慶餘謝曰臣本朽材去不去何所損益金集王者
師也　殿下欲與治國家一集足矣其後慶餘雖已
去而　王卒留金集爲上卿會朝廷改貢法集議不
合卽免去明年清人臨境上遣使者藍所伊等八輩
驗問　王北伐之謀國中遂震會薩哈廉取義信公

王爲妃事得已然集與時烈浚吉皆去矣北伐之議遂寢乂之慶餘爲洪淸觀察使治舟艦修兵甲以待北伐會自點誅淸亦黜古兒馬紅　王召慶餘爲弘文館副提學慶餘疾篤泣謂其子震粹曰吾欲無死復見　中國之興今死矣不能瞑目乃上疏曰臣以孤童無所通識蒙　殿下恩德待罪帷幄竊自冀未塡溝壑得畢狗馬之力以匡　王室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自還念無以復侍　殿下敢以書聞臣伏惟太祖皇帝始賜策封　康獻王爲藩臣平秀吉亂神宗皇帝興天下之兵以存屬國雖親父子不過也

今清人因　帝之喪盜有天下　殿下宜率三軍信大義於天下然徒建空號以餂實殃聖人不取也臣以爲　殿下登進賢士斥遠邪臣使　王政昭清戎士修列然後北逐奴兒埽灑天下迎立　朱氏而反之　京師如　殿下志矣臣伏見贊善金集進善宋浚吉宋時烈等皆處畎畝有高世之才　殿下踐阼之日嘗庭聘而客遇之願復徵此三賢者委以國政秦詩曰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夫不勝權輿則不足爲尊賢也今　國家尊三賢者如承權輿則臣死無恨矣遂卒永曆七年也

慶餘時年五十八謚曰文貞 王覽疏爲之悼傷復
徵金集及時烈浚吉集以永曆十年卒惟兩宋至
金益熙字仲文朝鮮光州人也大父長生善言禮號
爲儒宗其弟子多高明士而益熙最善宋時烈崇禎
六年舉丙科爲藝文館檢閱遷至弘文館校理九年
奴兒代善使使移書請尊其主爲皇帝益熙言於
王曰奴兒陵轢本國遺之以書使進帝號 殿下雖
不得斬其使而焚其書豈宜迎而受之乎 王却清
書奏于 皇朝已而宰相白遣使者報清書益熙固
爭曰始 殿下却虜書 天子褒 殿下之義甚盛

國人踴躍無不欲爲　殿下死者今虜兵未至而宰相乃遽發使者稽首虜庭以謝絶約之罪豈不爲天下笑耶冬十二月英俄兒代圖南漢宰相將縛益熈等送淸壁會有爭者不果送是時益熈母徐氏從愍懷嬪入江華城陷死之未幾淸人據中國益熈痛明亡又以母故常切齒有復讎之志服除爲吏曹佐郎弘文館應教或謂益熈曰禮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子仕於朝可乎益熈曰夫讎在父母之國而仕於他邦古之人有行之者伍子胥是也讎在他邦而仕於他邦古之人有行之者張子房是也讎在他邦

而仕於父母之國古之人有行之者劉子羽是也益
熈雖無狀豈忍忘讐而樂爲之進哉亦欲仕於父母
之國陰聘豪傑以報讐耳弘光元年充 世子輔德
故事王子有私馬 顯仕王旣爲 世子猶養私馬
益熈曰 王世子何以馬爲 世子說立罷私馬益
熈見奇自此始 世子初爲大君時從宋時烈受尚
書素知其賢及與益熈語益熈又推時烈故 世子
愈益賢時烈永曆三年 顯仁王卽位拜益熈爲承
政院同副承旨又以師禮徵時烈於田里之中欲尊
用之會俞棨論 先王謚忤 王旨時烈入見 王

方怒日晏不出時烈卽闕下拂衣以去　王大驚召見左右問誰可追宋時烈者益熈曰臣素與時烈友善請往追　王大喜乃謂益熈曰寡人不能見師傅師傅棄寡人而去寡人慙焉爾爲寡人反師傅益熈疾馳追時烈具言　王所以自悔者遮道流涕固止之時烈於是乃反都中人瞻望歎息以益熈爲賢大夫也當是時集判吏曹時烈及宋浚吉金慶餘列於朝廷爲伐清之策金自點內懷不悅陰使人持國陰事私告于古兒馬紅清兵臨境時烈浚吉皆去矣伐清之議遂罷然益熈猶不忍去五年爲江原觀察使

自黜誅益熈召爲弘文館副提學改吏曹參議八年爲司諫院大司諫兼成均館大司成益熈上疏曰昔苻氏任王猛而成其治柴氏用王朴而立其制夫兩君非湯武之聖而二子非伊呂之良然其知之也深信之也篤任之也專故法行而事立今　殿下之於賢士也旣知矣而信之猶未篤旣信矣而任之猶未專是下有猛朴之能而上無苻柴之遇也其成功不已難乎昔　莊憲王之治國也擧黃喜許稠爲相知之深而信之篤而任之又專故建六典作五禮正十二律民安財足兵士精强南制倭奴北挫女眞建萬

世之業由此觀之責賢專而其治不立者未之有也輔政日久而其功不興者亦未之有也 王大悅召見益熙從容論天下事因喟然歎曰功業未就而歲不吾與是可憂也益熙由此益見奇遂擢司憲府大司憲初金弘郁下獄死時烈累徵不至益熙賜告造時烈夜半私語曰夷狄得天下自古無享國百年者今虜人亦豈能久乎吾 殿下湯武主也大略足以定天下宜汲汲修政明刑伺虜人之隙興師而伐之以復 明室然賢材難得而羣臣無可與圖事者主上內常鬱鬱不樂所屬心者惟益熙與子耳吾二

人材智雖薄宜博聘俊傑之士輔修 國政戮力於公家而已矣又安能逆知其事之必敗而不爲 主上謀之也因慷慨泣數行下時烈謝曰金弘郁無罪而歿國人憐之今 王不復弘郁官而欲招士其孰肯進邪益熈曰夫杜伯周之賢臣也而宣王殺之然大雅不貶宣王而稱宣王爲盛天子今 主上雖未復弘郁之官將爲天下信大義豈不得爲明主哉時烈乃許益熈還 王問曰卿與宋時烈相見乎益熈對曰臣已諭 王指矣 王甚喜十年益熈擢判吏曹兼大提學當是時 王欲伐清公卿皆曰不可伐

獨益熙以爲可伐或譏其順旨益熙曰所惡於人臣者中君之私耳今 殿下欲修國政建義正名是亦私乎且爲中國討夷狄國雖亡亦不可顧也使 王家誠興義兵不幸敗績國人盡戮於 先王可無愧也昔齊大夫陳恒弑其君任孔子請討於魯哀公夫舉全魯而攻齊必不能勝適足以自覆其國然孔子猶請討之者何也鄰國之讐義當復也而况於 天子之讐乎未幾益熙寢疾病 王歎曰予將大用益熙矣何故病邪爲解其官賜醫藥數遣使者就其家勞問不絕居八月益熙竟卒年四十七謚曰文貞益

熈既卒後三年時烈赴召 王曰金益熈數言卿令卿至矣而益熈何遽卒邪悽愴久之

李厚源字士深 莊憲王苗裔也母黃氏文貞公廷彧之女文貞公以文章進平秀吉將犯 大明求假道文貞公請奏 天子柳成龍以爲不便文貞公上殿固爭遂奏之 神宗下詔奬其義厚源端方有外祖風少從金長生學儒術崇禎八年舉丙科爲司憲府持平清人圍廣州金瑬勸 王夜從數十騎馳入江華厚源爭曰 殿下據堅城奈何蹈不測之地以徼一朝之幸乎 王不聽微服出城不利還清人遣

使招諭崔鳴吉爲書報清詞甚卑厚源爭曰清人之辱將益甚 殿下死於社稷臣等死於 殿下無憾也明年遷通政大夫承政院承旨十六年以靖社功封完南君留守江華隆武元年使清還永曆二年拜咸鏡觀察使 顯仁卽位召拜都承旨當是時宋時烈宋浚吉召至 王京謀伐清皆主厚源居父之金自點陰使其徒告于清又盜寫 先王陵誌宣泄之誌不書順治年號清人怒盛兵境上發使者驗問之公卿震慴不知所對議者或曰不如別爲之誌刻年號以釋其怒厚源曰不可夫事欲諱而愈章今別爲

誌刻其年號則淸人又豈不知邪且淸人誠窮其事是將加兵也豈能聽吾之自解而止哉議者又曰致淸兵者自黠也宜厚遇之以紓淸鋒厚源又以爲不可議遂止淸人果不窮其事兵亦解去卒除自黠而復用兩宋者厚源之力也五年遷司憲府大司憲六年擢戶曹判書改吏曹久之遞免九年復爲吏曹判書厚源爲人淸愼謙恭有才智 王欲伐淸乃使厚源治舟師厚源別得鬪艦二百餘艘請發御史比年大閱 王以厚源貞信可任大事每朝會凡有謀議輒先羣臣而咨之厚源奏事無不聽十一月拜大臣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明年正月以病免七
月復拜右議政　顯仁之世以列卿入相者八人惟
厚源恭謹好學常以進賢爲己任居位歲餘擧宋浚
吉爲兵曹判書宋時烈爲吏曹判書共奬大義以決
北伐之謀號爲良相十二月免明年十月卒于家年
六十三謚曰忠貞初尹鑴作中庸註宋時烈以爲邪
說痛詆之及秉　國政薦鑴爲　世子進善厚源責
時烈曰公常詆鑴爲異端今反任鑴以　宮官豈將
使　世子學異端邪時烈笑而謝之厚源歸語人曰
鑴如得志則將貽儒林之禍吾老矣雖不及見而英

甫必不免矣厚源既卒後十年尹鑴用事意以事中
時烈
俞棨字武仲朝鮮杞溪人也擧乙科爲　昭顯世子
說書崇禎九年清兵入義州棨言於　王曰廣州城
堅而地險宜選精兵二萬人屬之信臣輔　王世子
以鎭之趣輸兵糧軍械爲城守之策　王不納已而
清兵薄漢城　王如廣州爲所圍宰相欲出　王世
子質於清人棨見　王泣曰嗚吉今日出　世子明
日又使　殿下出　兩宮既出嗚吉之計安在其爲
社稷也　王曰國家至此毋多言因嗚咽泣下霑襟

宰相將縛尹集等送清營號曰謝過棨上疏言始
殿下卽位數廢王罪一曰與清結和親此 殿下立
國之本也彼排和親者亦豈爲一身謀哉顧其心欲
扶大義於天下也今送清營獨何罪且鳴吉欲出
世子棄之不測之清城中人皆欲剚刃於鳴吉之腹
鳴吉自知罪大其意曰不倚清勢以制 王朝則妻
子將不可保云爾故外爲謝過之名以讒 殿下也
爲士者初無自愧之實焉有可謝之過哉此不過爲
清報仇而絕 殿下君臣之義而已夫士國之命也
殺士則其國亦亡與其等亡何必自絕其命爲天下

笑邪臣以爲宜斬鳴吉以正其罪如以臣言爲誣請
斬臣頭以快鳴吉之心 王不悅圍解槩坐妄言配
林川郡三年見釋 顯仁王時爲弘文館校理槩少
氣銳好直諫然爲人愿謹多智善心計有公輔之才
王徵宋時烈宋浚吉謀伐清槩與光州金益熙侍帷
幄以死自誓共贊大計時烈浚吉皆器之初 憲文
王薨槩議 榮靖廟以仁爲號 大行王不宜同號
或爲飛語聞於 顯仁曰槩以 大行誅庶人姜氏
事譏貶號諡 王大怒抵槩罪初竄穩城移寧越居
歲餘放歸田里永曆十二年 王復徵時烈浚吉議

天下事問誰可莞乎機務者時烈浚吉遂進棨由是
棨自 世子文學超拜兵曹參知兼備邊司副提調
棨以爲不施德政不可以收民之心乃上平賦二十
策 顯仁稱善未幾薨 世子卽位以棨爲弘文館
副提學棨上疏曰昔文武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聖人稱之臣伏見 先王
有志於中原夙夜厲精憂勞元元十年之間凡所施
爲於 國家者有可以爲萬世法然不幸功業未就
今 殿下宜進 先王所召之臣而詢 先王所講
之策日討時省以成 先王之志則 殿下之孝不

亦大乎夫賢者可以禮致而難以利拘可以道合而難以力使夙夜之勞不如輔導之功有司之位不如賓師之尊　殿下無强以事職而優禮厚遇有政咨焉有疑質焉則　王政庶有所益矣居無何時烈浚吉皆退去獨棨居位遷吏曹參判明年以疾卒年五十八謚曰文忠棨治儒術通於當世之務設爲客難萬餘言陳修己任官救民之冊以風　王朝云李惟泰字泰之慶州人也從金長生受經術金集秉政惟泰徵至　王京畫伐清事不見用　顯仁十年宋時烈召見　王問儒先誰可與計事者對曰李惟泰常

爲臣言今 殿下如決大志則節國用卹民力以伐
淸爲務可也 王大悅曰其言如此其人誠可用也
乃徵惟泰爲 世子進善遷至贊善惟泰爲人有氣
喜言事金集嘗謂時烈曰世之儒者多客氣而泰之
又有甚焉今之時寧可爲邪尹鑴之作新書惟泰排
鑴最有力及鑴用事惟泰竄寧邊已而見釋
閔鼎重字大受朝鮮驪興人也少擧甲科爲弘文館
校理好大義有恢復中原之志 王愛重之永曆六
年以 明遺民苗珍實等送于淸鼎重上疏曰臣竊
見苗珍實等自中土浮海東來舟幾覆賴天之惠得

抵 殿下之國而反投之虎狼之口臣竊愍之夫濟
州在大海之中事無外泄今珍實等如寘濟州月賜
廩食以終其天年豈不仁哉雖姦人陰通清國而生
事於本朝 殿下直詞報清曰 明古父母之國也
先時遺民皆被戮今不忍知其必死而迫遣之也彼
雖豺狼必不以數十遺民失一國之和也 王乃召
鼎重諭曰縛 皇家之遺民內諸虎口此不仁也雖
然姦人怨國伺釁久矣誠見遺民留國中則安知其
不泄於清也事泄則徒錮吾相耳汝獨不見李敬輿
乎豈以小仁誤大策邪因歎曰寡人不材羣臣又無

賢能者事皆苟然以至於是也孟子曰未聞以千里
畏人者今寡人以數千里不敢與清人交兵是可耻
也乃與謀畫北伐事感憤欲泣嚮重由是益親信矣
當是時　帝在鎭南詔孫可望帥師討清還定兩越
遂抵荆襄海内豪傑皆附焉永曆八年清遣其將莎
爾虎達擊羅禪於厚通江上嚮重方居母憂聞　王
家將選人卒爲清援乃遣宋浚吉書曰吾國不適
中朝者且十餘年矣天下事固未可知然間者月犯
昴星清人相賊殺士疲馬頓關内傳言　王師已平
山西夫　中國有必信之理而戎狄無百年之命則

朱氏中興其不在斯歟且吾國之所恃而不敢動者徒以淸人尙强爾今淸人之勢已疲矣而又何恃或曰中朝之勢不可知而朱氏中興焉可信也是不然 中朝之勢固不可知而淸人之勢知其疲矣朱氏中興雖不可信而天下又豈無眞人之應天命者乎吾國之策宜因淸人之乞師盛選精銳命信將鎭于遼東悉國中之衆屯于義州以張聲勢遣使者奉表 皇朝以請師期中外交攻則淸人無遺族矣或又曰淸人雖敗於 中朝其力足以制吾國何其怯也夫淸人專力 中朝其勢必空其巢穴所在者

特老弱耳出奇兵直擣遼廣此必勝之策也雖不幸而爲清所敗猶足以章吾之義也且天下未嘗一日忘清也顧時未至力不及耳如乘清釁舉義師爲天下倡則天下之誅是清者豈少哉惟執事明言於朝以樹天下之大義浚吉覽書大奇之鼂重爲人沈毅有大略精采燁然人望之無不竦動永曆中守東萊府法令明肅倭奴爲之震恐 顯廟十年聘于清是時雲南吳三桂舉兵伐清廣州尚之信福建耿精忠相繼發難天下騷然明年鼂重歸自清謂清可伐然國家無意用兵矣 肅廟時鼂重爲左議政迎宋時

烈議天下事頃之免及時烈賜死凬重坐竄江界府居四歲以疾卒時年六十五後三年追復官爵謚文忠凬重好學善言兵尤習遼事嘗言淸塞無防守所置甲軍廣寧二十人遼東寧遠四十人牛家庄山海關五十人鳳凰城盖州百人瀋陽千人寧古塔二千人通州八百人薊州三河或百人或三百人其他堡鋪州縣所居者皆故 明時中國之農與商也以此觀之淸人之種亦已少矣自鳳凰城至山海關千餘里閭井蕭然城郭亭障頹而不修若帥萬兵直擣關外則遼廣可定旣定遼廣則關內之人皆將聞風而

起縛清將吏而來矣議者至今疑其言然嘗重周覽
遼地其處之也審矣弟維重游二宋間亦有名
李浣字澄之朝鮮慶州人也父守一事　昭敬王爲
節度使鎮北方建州老土數寇邊守一率壯騎深入
建州三百里與老土戰于豐山大破之遂焚其帳建
州諸族皆服降由是守一威震建州廢王時守一復
鎮北方　憲文即位召守一使者馳至壁門外守一
不納使者具言　新王　昭敬孫以　太后命入即
位然後守一始受命即日上道明年爲副元帥破李
适以功封爲雞林君崇禎四年卒謚曰忠武浣少善

射天啓中以武出身爲平安節度使崇禎九年元帥
金自點辟浣爲別將十二年入爲承政院同副承旨
十三年林慶業入盖州浣爲副十六年爲御營大將
永曆七年擢訓鍊大將浣爲人精悍好讀書明於兵
法其爲將料敵出奇機略過人而屈志忍耻以安
宗國及 顯仁王決意伐淸忼慨受命以圖中原擁
重兵二十餘年寵冠羣臣小心謹愼不罹於禍災號
爲良將金自點屯正方山浣與從事鄭太和俱在城
中淸數十騎過城下浣望見謂自點曰大衆將至請
帥輕兵伏洞仙嶺竢大衆至然後戰自點許之已而

清先鋒四百騎至自點遂擊鼓趣浣出戰浣報曰大衆未至今擊先鋒戰雖利是得於小而失於大也自點不許雖太和亦欲浣戰浣爭曰大事成敗在浣一戰浣雖死不敢從令自點怒拔所佩劒授麾下騎曰浣如不戰斬其頭來浣罵曰大事去矣遂前誘清騎入洞仙嶺伏兵發清騎大敗城中人無不相賀而獨浣歎息不樂明日清主果帥大衆至自點又欲出兵伏洞仙嶺浣曰清先鋒爲我所敗其餘軍必已宣泄今雖伏必無所利兵旣出竟如浣言太和自此心奇浣清人入錦州欲得浣及林慶業爲將李時白曰浣

素剛方必不肯受淸約束遂不許浣曰浣若不行禍必及於　國家於是遣浣爲慶業副至北汛口慶業陰教兩卒佯沈海從水中行抵都督陳洪範船告淸兵謀洪範乃授　毅宗詔書而歸之　詔書曰吾神宗皇帝勞天下之師以存屬國今中國日以削弱屬國豈忍忘　神宗皇帝之德而不救中國耶慶業義士喟然而歎曰慶業平生之志今可成矣因欲引兵歸　天子浣不肯曰奈禍及　王家何慶業乃止及浣旣歸悔不能與　明連兵夾攻淸云　顯仁王欲伐淸問鄭太和誰可爲大將者太和對曰浣精悍

奉令以誤大事時烈然之策遂定矣幾 王薨後十年三桂果興兵滇黔閩浙楚蜀隴兩粤豫章無不響應而 王已薨師不果出公子淯者 王弟也喜賓客數招浣浣不往使三四至浣謝曰士大夫私謁公子亦有罪況大將乎卒不往逢淯於道輒避之淯立馬願與相見浣固辭不見而去淯大慚浣嘗與淯同里居一朝賣家徙他里久之人有上書告浣欲立公子淯爲王大臣請收浣兵符 王不許曰浣賣宅徙他里已知其心矣人言豈能動予哉斬上書者遇浣益厚 顯廟時浣上疏乞歸將符 王不許居

三歲擢兵曹判書固辭不拜改守禦使後五年乞骸骨又不許後三年擢議政府右議政是時 先王舊臣自宋時烈以下多被劾以去而浣獨免居位三月卒于家年七十三謚曰貞翼浣卒時遺命子孫葬于寧陵南十里以近 先王

江漢集卷之三十二